

莊子註疏

五之六

0423
62
3



門仁
第62
卷3

兀五忽及又音原李去剛
長目兀案篆書元字相
似○王駘音臺又音殆
姓名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音義曰崔云此遺形
棄知以德實之驗也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
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姓王名駘魯人也朋一足曰兀形雖
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為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篇首
也
真學門人多少
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

者與夫子中分魯

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
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

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徒中分魯
國常季未達真趣是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

同治
書

往實而歸

若自得而足

疏

弟子雖多曾無誦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

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之也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

疏

教授門人身形志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曾不立言議

殘尤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

是何人之疏

王駘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

充之矣故發斯問也

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疏

宜居呼王駘為丈

子答常李云王駘

是体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

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諮詢問道何况晚學之類

不如丘者乎請益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

依膺固其宜矣

全神

具則体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

疏

奚何也何但假藉管

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

之一邦耶丘將誘引

宇內稟蒙盛德

猶恐未盡其道

常季自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

遠矣疏

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

之人門徒侍從盛於丘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

與凡常之人

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疏

然猶如是也王駘盛

丘也... 其李云自在衆人後未得社師耳

膺也應也

五子况及李自勝也崔云君長也其李一兵寺凡庸異也崔云庸常人

山藏山於澤謂也

覆芳履也。陸本之依陸直類及李云天地猶不能變已况生死也

復圓夫顛覆方地墜隨既冥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

遷任物之自遷 䟽靈心安審效體真尤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過變者也 食物之化以

為命而無怪遷聯寂故恒住 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 䟽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

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䟽方深難悟更請矣疑 仲尼曰其

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若之性殊則羨思之情背 䟽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

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 䟽附所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迢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

異見之徒例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羨不同而有所羨

皆如是也 各羨其所羨則萬物一羨也 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 夫固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

遷五故又亦作進下

重入去韻修國聲生

中知音聲

離或公作情也

衆妙去之又去衆妙之

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曰其所同而同之則天

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曰其所無而無之則

是非羨思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羨已而思入自

中知以下至于昆虫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

彼者介若玄通混合之士曰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

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

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 䟽 若夫玄道之士浩然大

故能乘變任化造物而不懼 䟽 觀大觀二儀萬物一指

一馬故能志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 夫若然

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明異亦非同也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

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

豈於根塵之間而 而遊心乎德之和 也都忘宜故無不任

懷羨思之見邪 也都任之而不得

物視物置視字下可見見

蒲或作緇也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疏既而
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混同
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物視其所一而不見
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玉也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
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

說

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取未
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
觀其一則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
為進旅去生如脫履斷足如遺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
王吾未見足以纓蒲其心也一於死生均於彼我
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視視萬
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玉者也常季

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駘未能疏彼王駘也
志知而自存謂王駘修

善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疏嫌王駘不
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也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

泊尔無情指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一儀之覆載
順二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穿塞而不忤其慮不

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美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直得
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
平往而與物遇常故使之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仲尼曰人
光匿耀不察於俗豈可獨異物使象歸之者也

莫鑑於流水而鑑止水走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
也王駘之聚眾來自歸之豈可物使從己

也鑑照也走止水所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
有意於招獲之而眾動而為之則不疏唯能也唯止

自來歸羨者也能居眾物之止疏是水本疑湛

窮塞極心也
最一但會及來會及

耀熠盛光也
流水崔本作沫水

唯止水本性能止地止也衆止鑑者也

三才 天地人

蒼皇人受天順圓也又足方云兩足歸之八方也

傍首生獸也

能止是留停鑑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受命於地

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 疏

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西實擊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舜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

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稟全則 疏 人稟三才受

無貴於松柏人若自正則無美於太聖而趨之 命蒼皇圓首

方足其類極多至如楚氣正真獨有虞舜豈由稟意直置自然

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

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

下首草木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能正耳非 疏 受

傍首蟲獸也 為正以正之 氣

受讓 幸 禹
九軍簡又曰兵有九
取九地故謂之九軍

官主事也 府藏

上玄能生道也非由用意幸率自然既能正已復能正

物正已正物自利他內外行圓各為大聖虞舜既亦

王駘亦然而舜受讓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

人故為標的也 丁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真

而無 疏 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丁人

不仕 疏 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全終之節內懷

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各位

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志往何况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

文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冥然無 疏 網維一儀曰官天地

也 矣勇士入軍直要各位猶能不顧身命忘生死而况 直

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寓六骸 所謂 疏 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丁

逆旅 疏 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

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疏象似

暫遇而已豈係之耶耳目非須耳目也知

光同塵似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與

耳目非須也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與

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疏一知智

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會能所無差故知

與不知通而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彼且擇目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

於其間哉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

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疏且而登昇通蓋不然乎

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至人無心止彼且何肯以

水留鑿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物為事乎其恬漠

疏唯彼王駘真真合道虛假之物申

物為事乎故全也疏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為已務

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疏姓申徒

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

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艷光

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

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

迹事理也變也

且子余友

假人言難多徐首還羅

上句入字句下

且無忌也

會德也

出處子產形骸舍而出

往出也申徒兀者不得

往處也

則者子產執政當塗榮花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

並行疏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耻見

形殘故預相檢約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必不並已也

申徒嘉晉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卒其末邪質而問之欲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

徒必不並已也徒忘貴賤之心前

道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且子見執政而不

同席公孫見其如此故質而問之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疏違避也

異塗貴賤殊致我秉朝政便為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已也

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鬼非計位也疏先生泊

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後人者也疏汝猶悅榮華矜誇政事推

後人者也笑其矜悅在疏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

何名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又與賢人

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

也亦猶以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居忘

子乃自矜深垂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其猶與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及耶言不自顧省而欲輕

計子之德故不足疏又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

以補形殘之過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

善子雖有德何足在言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

以德補殘未平復也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為過自以疏又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愆不

知本作爲誤

亡無德者也

狀將罪歸已謂已之過不合存生如此之人知不可察

世間寡少鄭子產者後矜伐於義亦然者也若順也夫素質形殘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疏

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疏

羿也自不遺身志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

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

在命耳而區區者各言所遇而不知命之自介故免乎

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

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

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季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

取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余耳而橫生於斯乎其中斯又逆自

然而失疏 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

者也疏 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感傷無間焉獸罕

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闕天命免與不免非由一拙自不

遺形志智皆由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遺羿之

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疏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既非入事故不足自多矣疏 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

者衆矣 有斯笑矣 我佛然而怒疏 見其不知命而怒

佛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况已形好

彼殘尤如此人其流其衆愈其無知佛然暴怒噴忿他

人斯又未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又疏 見至人之知命

知命也疏 之怒而 疏 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

復常 疏 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 疏 既適師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能以善邪 能自及邪斯自忘形而遺累矣也 疏 門入於

辱室廢并忿怒又覆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
是我之性自及覆進退尋貴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
遺其申徒我吾與夫子遊十九季矣而未嘗知吾元者也志形

疏 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窺陰陽之妙要極
至理之精微既其遺知忘形豈覺我之殘九今子與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

與之字作於

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
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郭注云形骸

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事也而索
我外好豈不過哉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子產

容甫貌曰子無乃矜已悟則厭疏 楚然驚慙貌也子產
物先既被譏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未能忘懷遺欲多在

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矜說者也魯有元者叔山

無趾踵見仲尼踵類 疏 叔山字也踵類也殘九之人居
接踵類來尋師訪道既魯國雖遭刑足猶有學心所以

無足趾目以為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其
矣雖今來何及矣疏 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細前
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

請益何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五是以亡
所逮邪

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
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務之斯輕用其

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
於內而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厲其德 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務謹任

明支形骸者逆根也 全疏 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
也 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九形雖虧損其德

也

務之字作於

與之字作於

猶存是故煩煩追訪務全道德以夫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

而文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總其生也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責其不謹不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

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疏仲尼所陳不

請學務其全生若淺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聞所聞而出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

所聞方內之道既而擗座久夷窮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躬狗仲尼之所說也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也全德者生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九尚寔全生補其

生便忘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疏賓賓恭敬貌

人穿理極妙忘言絕學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跡賓賓勸敬問札老君以汝梯量故知其未如至

以是為已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

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其常然者也舍已効

幻之音官

汝老君

率之字作率

久而逐物於外者永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疏

滅跡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

而已未嘗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明物不由推勢而往疏

君者必能救過省罪恤死護生駝佗穿為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也

無聚

祿以望人之腹

明非求食而往疏 夫儲積倉稟招迎士眾歸

聚祿何以致人明慕義非由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明不以形美故往疏 駝佗形容異常

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眾非由色往和而不唱

非招而致之疏 譬南谷之響直而無

心既不以言說招弄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不役思於分外疏 域分也志心遺

智寧性往真未嘗役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

林一靈

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

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

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疏

一無權勢二無利祿

無色類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駝佗為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駝佗固異於常人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未經月已覺疏 既有遠處

有異故命召者之形容醜陋果驚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逾三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本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委之以國政也

疏 日月既久清鍊於深是以共處一季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李一本作年

悶然而後應以驚其神 疏悶然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

意於榮華故同波世而 泡若而辭人辭 疏泡若者是無的

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也若無與奈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疏醜也卒終也幾何能項

謙稱也既見良人汜然虛淡中心愧醜也郵憂也寡人是五等之

欲與之國政屈為鄉輔也項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

宰實懷憂恤憂情之恍惚若有遺亡仲尼

無歡奈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仲尼

曰丘也宜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也

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亦不得類焉亦也

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

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

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

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同其志矣

疏哀公陳己心跡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辭以答哀

駒見之頃火時之間弃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

以爲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

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况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已類弃

捨而去駒佗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受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

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駒佗慕其才德者也戰而死

泡若本仿記

何人孔子問言也

良人駟也

恍恍惚惚也

駒本作驕音殊

禾同作同

二十廿廿廿廿廿廿

西

六六六六六六

妻，前甲及天子八妻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辱一作履

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官，官中心也

者其人之辱也不以異資

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則者無武也妻將安施

之辱無為愛之

所愛履者為足故也

皆無其本矣

妻履者以足武為本

巽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隨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異資是知巽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則履無所用無武則巽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不穿耳

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其形疏武帝王

擇御女穿耳前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停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此重舉譬以况全才也形全猶足以為不採擇續御及燕尔新婚之本以形好為意者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

而况全德之人乎

德全而物

亦然也夫形之全具

而况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而親使人投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疏

夫親由積誠信籍言顯今駝佗未至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遣使曾候

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也

何謂才全疏

前雖標舉於義未彰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

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矣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也所遇適在於是

毀一作毀

他一作它

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
 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 夫二儀雖天
 萬物雖多人生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
 推之不丟留之不停故則仲尼答哀 曰夜相代乎前
 夫命行事變不晝晝夜才全者隨所 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夫始非知之所能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
 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也往吾祭之何哉
 疏 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捨晝夜一前一
 後及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
 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道遙也
 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

總一作終

兌樣外支。卻去連又

雖死生穿達千變萬化淡 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 滑亂也雖事變命遷而隨
 中社之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定者
 道也 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波暑治亂 使之和
 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察意豈復關心哉 疏 兌備
 豫通而不失於兌 雖波平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疏 兌備
 體穿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余中心逆 使日夜無卻
 豫經涉夷險兌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而與物為春 群生
 泯然常 疏 卻問也歸它流轉日夜不 之所
 任之 疏 停心心相係亦無間奪也 是接物而生時乎心者也 順
 類 慈照有生恩靈動植 是接物而生時乎心者也 四
 也 疏 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物而生時乎心者也 四
 時而 疏 是者指并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
 俱化 長萬物應起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

莊子內篇德充五

十四

之謂才全疏 摠結以前是 何謂德不形疏 已領才全未

更發問庶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 疏 而天下

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曰人莫鑿於流水而 必鑿於止水此舉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

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 內保之而不蕩者也 內保其

情偽玄鑿洞照與物無私 疏 夫水澄澄清鑿照於物木

故能全其平而行其德也 疏 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

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轍工人洞鑿好醜也故下

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况至人冥真合道和光 和

物摸楷蒼生動而常寂故 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

云內保之而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物得以和

謂之 疏 夫成於成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

德也 疏 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

而我不喪者方 無事不成無物

可以謂之德也 不和此德之不

形也是以天下 形也是以天下 疏 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

條推而不厭 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推而不厭斯物不離之者也 也吾以南面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哀公問孔子語

術國治道也

聞音目擊焉年又
脈市較及之音看

德之義曾候解悟方覺前非至道息死之言更成虛幻
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隱支体黜聰明遺尊
志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已形如隙影支仲尼以全道
德私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
美一至
於斯
闡政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雖卷下亦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 偏情一往則醜者更 疏 闡曲也謂率曲企腫而
好而好者更醜也 行服脰也謂支体拆裂

偃僂殘病復無脰也言無脰名也卷盆也脰頭也肩肩
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腫而行瘠瘦之病大如盆甕
此二人者窅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体道談玄遂
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羨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
之頸鬚小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其德長於順物
自肩肩者 則物忘其醜長

人聖人也
有欲於無欲賢人德也
無欲於無欲聖人德也

於逆物則 大癭支離道德長遠遂 人不志其所志而
物忘其好 疏 使齊侯衛主志其形惡 故聖人有所
志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

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 疏 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
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也忘形易忘而忘德難也
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忘形而 故聖人有所
志德者此乃真忘志斯德不形之義也 遊 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 疏 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放
遊 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任乎变化之場遨遊於至

虛之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此四者自然相
域也 生其理已具

疏 夫至人道過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殃孽約
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
事九類有之太聖
慈故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

惡用德不資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疏惡何也至人

何用智惠不散亂厥斷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買祗為和光利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籟也天籟者天食也言自然也 疏籟食也食而稟也 稟也天自

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既受食於天不

學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究難或明

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

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

乏而自至也疏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

人之形視其形 無人之情掘若補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木之枝 疏生處之形容

鹿忘無是 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類聚群分 疏和光混跡

此解有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 疏譬

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 取乎小哉所以屬於人

也 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形貌 疏屬係也跡 闕巽俗 形係入群與物不

若人 疏殊故 林取小也 此結有入之形耳 警乎大

哉獨成其天無情故 浩然無不在無不任者有情 疏警

大貌也警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疑照宏遠 惠子

故歎羨木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入之情也 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入之情惠

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一賢 莊子曰然疏然如是也 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 疏許其所問

其勿

故荅云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疏為人此是惠施

進責之辭問於莊子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

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南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

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

賢聖絕遠而南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

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

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閔之萬物及取諸身耳自

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

生也不以自來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

行豈百骸無定向形貌無疏惡何也通虛之道為之相

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疏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

之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惠子

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疏既名為人理懷情

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

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

貌直是入耳情將安寄疏惡憎嫌等也若無是非雖

有形貌直是人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情將安寄其身任當而直前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

而內理其身者也亦何則常曰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

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疏自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

止於所稟之涯知生分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

身未明生之自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之身乎莊子

生理之自足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疏道與形

已足但當任之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

無勞措意也今子外乎子神勞乎子之精衛

之有分也疏還將益以今子外乎子神勞乎子之精衛

樹而吟擗稿梧而瞑夫神不存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

倚樹而吟坐則擗梧而疏稿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遺筴

晦言有情者之自困也疏踞於內名理疎外神識勞苦

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言九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擗梧且吟且睡此

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

生而況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疏選授也嗚言

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疏說也自然之

道授與汝形大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

而子稟性聰明辨拆明理執持已德炫耀衆人亦何異

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

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

今子介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真

他或者形也

他或者形也

新註云
。大宗師者道也猶靈
法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音義曰崔云遺形忘生
當大宗此法也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
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
人事有遺盡者故曰人所
為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忘形契外會內
之極可以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也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
所宗而師者無心者也

玄英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
自然也則內放其身

外冥於物與象玄同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
任之而無不至者也
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

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
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
余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天

物浩然太觀與象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
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

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

四經去四六有正音中
華山北山山中
正音東山南音曰

稱

○五筭東泰山南衡山西
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四鎮者四方除五岳中
央也
○四續者江河淮濟
○口義曰人事盡而天
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
設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
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
威也此數語甚正

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也。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疏。雲行兩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抑乃天生。知人之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威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卒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為成矣。偽成而

口義 雖然有患
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
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
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
定當者定也亦當不虛
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真

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牽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用。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而。疏。人之所為。謂四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疏。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目。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切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復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雖然有患。任天之無患者也。疏。知雖謂知之威。羨者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無不可。故必有待。猶有患。累不若。夫知者。未能無可。忘知而任獨也。

不當此一字不得最工若
以為於天又必求而
得若以得於人又有未
而不得者此所謂詭知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也
壽夭不以其壽論也而又
目知論意不立乎若箇之
不便見天所為與人所謂
不定處若子看世事最精
此等處當于細玩味必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
道者也

也若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有待則疏夫知必無定也疏夫知必
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
能所及絕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之也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
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自
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
自然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
耳天之與人理既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
庸之流詭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且自稱此則混合人夫混向物我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
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疏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
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何謂真人疏假設疑問
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古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疏寡少也引牛御

懷任物大順群生假令不雄成不特其成疏為而不特

微少曾不逆忤者也不謀士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疏虛夷忘

欲處物先那不謀士謀事非謀謀以致之者也疏虛夷忘

自飯非開運心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謀謨招致故也若然者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而無過耳非以疏天敗已過曾無悔之心分若然者

得失經心者也命儻當不以自得為義也若然者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

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

逃熱也死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

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

口義云雄誇也去事也
如東山詩自然行規

口義云過而弗悔者過失
也猶令目躡過也當需
不自待者當需當也猶令
目恰好也

口義云此章兩若然者此
是在于勢也

一本死作無

其覺口義云與接氣而不以心聞也

凡人自睡止善盡息自勝底出也

口義不耳即無求飽之意道家所謂無求飽也

唯存喉

喉同云喘悸之息以喉為前言情欲奔競所致。嗑

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疏慄懼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懸意於所遇哉疏慄懼濕也登屏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不一躄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為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有此功能屏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當所遇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適而無其食不甘其食不甘疏混迹人間同塵食不憂也其食不甘疏混迹人間同塵食不

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疏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嗑

氣不嗑喉也嗑碍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平暢疏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抑起伏氣不

音益郭音厄咽喉也。哇。後。如。哇。礙。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後。及。一。無。欲。也。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悅。惡。存。懷。其。出。不。訢。其。入。不。趾。任。也。疏。收。應。出。生。推。樂。收。應。入。死。豈。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有。意。於。趾。謹。耶。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來。而。不。難。疏。脩。然。無。係。自。也。脩。然。獨。化。任。理。遨。遊。重。復。者。也。死。往。生。來。曾。無。意。慮。之。者。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忘。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帶。著。豈。直。徇。忘。其。生。疏。而。偏。求。於。死。耶。終。始。於。平。所。遇。斯。適。也。

調和咽喉益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後及一無欲也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悅惡存懷其出不訢其入不趾任也疏收應出生推樂收應入死豈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有意於趾謹耶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來而不難疏脩然無係自也脩然獨化任理遨遊重復者也死往生來曾無意慮之者也

變化故不以其出不訢其入不趾任也疏收應出生推樂收應入死豈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有意於趾謹耶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寄之至來而不難疏脩然無係自也脩然獨化任理遨遊重復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忘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帶著豈直徇忘其生疏而偏求於死耶終始於平所遇斯適也

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帶著豈直徇忘其生疏而偏求於死耶終始於平所遇斯適也

脩然音葺本又作儵徐音叔郭與又及李音修向云脩然自然無心而自泉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謂馬云儵疾自李同曰義或問趙必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必曰火燒過後成一株蒲草是不求其所終也

口義云受受其形也復故也全而段之五取所係念也故忘而復之也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 疏喜所 忘而復之復之

於識乃 疏反未 是之謂之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 疏 是謂者指行前文物結

指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疏 其旨也指弃也言上來

智惠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弃塵通之道亦不用

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各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疏 懷志力而能致然也故老經

云強行 其容寂 雖行而無 其頽頽 疏 頽頽也頽

者有志 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

亦乃威容閑雅相負端嚴日角月弦即斯類也 妻然似

秋秋物非 煖然似春生物非 喜怒通四時

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 疏 聖人無心有感斯

之自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 應感息適務寬猛

有意於仁惠是以噴如雷震喜若萃敷覆載合乎二義

喜怒哀通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乎四序 疏 真人應世赴感隨取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 堯攻叢支禹攻

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敗下符人事所以與動于戈 利澤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人心之所欲也而亡之故不失

口義志者有所謂定之意書字義不可以論蓋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於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寄寂處

去軀友 領息 黨友

口義云聖人無心而喜 猶四敗之春秋也

珍絕也 口義云用兵毒天下也 澤愛天下也皆以无心行之則亡國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也

口義云故樂以下教句
訖謂聖賢以形容真人
不可及

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也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收乃施乎萬世而為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故樂通物非聖
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疏夫懸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
莫之塞而物自通疏不送豈有情哉太聖應杭其
義亦冷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埽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
疏至仁無親親天收非賢也取天者未若忘收疏占玄
則非至仁也而自合之賢也象之
虧盈候天收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太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
塗而就利遠害則疏未能穿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
傷德而累當矣封執是非者身立不能自達焉能
君師之心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物之乎疏

口義云此狐不借等教人
者皆遺詭訕以為優於人
類矣其已者故曰不自適
其適

矯行求名失其已性此乃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
流俗之人非為道之士以從物受復多疏夫矯行喪真本名亡已斯乃
矣安能役人乎疏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之哉若狐不
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斯皆舍已效人疏姓狐字
之賢人又云堯收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
收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收人餽茶養性好鼓琴湯讓天
下不受自負石沉於盧水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
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歸仕葦西伯
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拒馬而諫武
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湯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
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
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

不從決眼而死屍沉於江姓紀名他湯眈逆人也聞湯讓務尤忍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拳乏因以躡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元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使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它駭使何能復人悅樂

衆人之耳自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 疏 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而非朋黨 疏 所宜而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美 中虛無餘如不足者也下之 疏 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沈 志良 與平其觴而不堅 是引未可自利和他內外能行於獨然自得故無所稟羨者也

而非 疏 解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 振乎其固 遊 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虛而不華也 曠然無懷 疏 張廣大自也靈府寬閑與乃至於實 疏 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

不浮 郝平其似喜平 至人無喜暢然 疏 郝平喜貞也 華 適實忘喜惑 和適故似喜也 疏 隨變任化所

故云似喜者也 崔平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常居 疏 崔動也已止也真人疑寂應物無方迫而 澹平進我色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也 不以物 澹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澹聚群 傷已也 疏 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

神也終無 與平止我惠也 無所 疏 雖復應動隨世揜物 減損者也 趨也 疏 退統而恒容與無為

住於真惠所謂 厲平其似世乎 至人無厲與世 疏 厲 動而常寂者也 同行故若厲也

也真人一於安危真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 孔子之困國人文王之拘 羑里為遭危危不廢無為之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也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 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 超於世表故不可禁

表李曰理也

費至人惠而不費

厲如字崔本作厲云苞羅者廣也

五羔及五胡反志遠自

悦一作機
亡本多或作克
死正自王云樂忘也

制連平其似好閑也綿邈深遠莫見其門者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

絕孰見其門胸微音聲 似如開閉不尋見人也 悅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

也 疏悅無心自也 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

行從此以下明真人 以刑為體刑者治之 以禮為翼非我為

利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非我為

禮者世之所以 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 以知為取知

自行耳非我制 疏以禮為翼 以知為取知

敗之動 以德為循循非我作 疏循非我作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殺故雖殺

須物情以前畧標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殺故雖殺

此以下解紮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殺故雖殺

而疏綽寬也 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殺

寬疏 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八而元禮聖小過死者周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項世之所行 疏禮 忠信

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

行於世 以知為取者也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

者也 以知為取者也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

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兼百流

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取世之知委必然之事

付之天 疏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下而已 疏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隨隨

然無懷付之郡智居必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 各有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

机一作機

者至於本也本 疏分止分而足 須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

通忽然不竟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疏夫至人者

止若谷神境智同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

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故其好之也

疑淡窮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也

其弗好之也常無心而須彼故好與不好疏既忘懷

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其一也其一不一也

其不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疏其一聖智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疏其不一凡情

也既而凡聖不一其一與天為徒無存而不其一不一與

故不一皆一之

入為徒彼彼而我疏同天人齊萬致與玄天而為類也

我者人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

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疏魚復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

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然論之咸既空寂若使天勝

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真死生命也其有夜且

同勝負体此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疏夫

明夜間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也天不能無人

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

情實也長石

口義云自然之運也

口義云其六同也其二異

口義云其六同也其二異

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取處須與變俱往而飲生惡死

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鑑也矣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卓者独化之謂也夫天相

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

以至者独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冥暑之節

猶不敢惡隨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於玄冥之境又

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独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旻而独以天為

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逐逆况乎至

道窈冥之鄉独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人時以有君

關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夫自

然之不可避豈疏愈猶勝也其真則独化者也人独以

直君命而已哉疏君王為勝已尊真尚真身致命不敢

有避而况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

從須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

餘而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

相忘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准乎泉源旱涸

困苦共處陸地頽尾曝曬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思

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

物各逍遥鷄犬聲豈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

理生教聖跡斯起矜整竟以為仁踉跄以為義父子兄

尸義云欲自得處無
於此不若焉忘而行之自
然具化也以道
佛家曰是法平等若有

既楚用力之自
是既時之貞

不足者謂沫也有餘者謂
深水也

非樂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
矣也又安知堯桀之所存耳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
復桀庸主故譽堯善

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正疏過變化也藏舟其遊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疏於岳藏山於澤此藏天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水也然小大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死無內無死無生疏於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遊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情非一曲之小意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而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遊之有哉此乃疑寂之人物運大道之真情豈流俗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

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為人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疏特獨也犯遇也寧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在極乎夫大治洪鈞陶鑪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人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萬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眩而非存哉夫物不得遊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善大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而否老者耳未能解變化齊死生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曰義云善老始終有道物也善能也言造物也猶效法之况道乎
曰義云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

所謂大宗師也

口義云則更不說道字致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

口義云自本自根推原其始始推原此道之理則自未有天地之敗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

化之所待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一體故其疏係屬也

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季之中下生之內從容平淡無有欣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強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故效之而况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疏明

洞照有情也趣稅若響有信也恬 可傳而不可受 古今

受而不可受也 咸得自容而 疏寄言詮理可

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同存 明無不待 疏自從也存有也厚通至道無始無終

口義云鬼造化之迹也產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同道而存者故曰天生地也

太易太始太極宗會曰太極也

自是以下皆言得之者業得之於道也

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 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

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疏 言大道能神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於鬼靈神於

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義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不生之而生者也故老

經云天得一以清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

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 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

至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裡名 也與化俱移者不得高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口義云自稀韋氏而下有十二箇得道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望天地猶言整耳乾坤也氣母元氣也

也 若結及郭世係友司 西云要此得天地要 也世不感

也 常也 鄭注周礼云終古猶言

感它得至差也惟本作代

常也 鄭注周礼云終古猶言 感它得至差也惟本作代

疏 太極五氣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

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夏

古不為著艾言非高非深非父非 稀韋氏得之以擊

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 天地疏 稀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

言能混同萬物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疏 伏犧三皇也

符合二義者也 養伏犧性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道也為之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命元氣

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感疏 謂之維斗感差也古始也得

於至道故歷於終始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疏 日月光證

維持天地心無差感 得終始照臨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疏 崑崙山名也在

無体息者也 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矣 疏 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提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

仙大川黃河也天帝賜馮夷為河伯故游處孟津大

川之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疏 肩吾神名也得道故 黃帝

中得之以登靈天疏 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

遂將郡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 顯頊得之以處玄宮

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疏 顯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石

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為鼎能召四

海之神有靈兵黍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 愚強得之立

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故也 平北極 愚強水神名也亦曰愚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

與顯頊並軒轅之胤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

馮夷司馬云清冷傳云以 八月庚子浴於河西苑 一云渡河瀝死

卷之四

十三

水神水位北方
故位号北極也
西王母得之座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疏
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
善笑嗔吹王母遣使獻王環漢武帝吹獻青桃

顏容十六七之子甚端正常坐西方
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

虞下及五伯疏
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
可祖故稱彭祖善養生性得道者也五伯

者昆吾為復伯六彭豕韋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
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季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

八百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
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
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

又不得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
已掘然自得而獨化者也夫姓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

十八史注傳在漢州
真誠之界

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
至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
傷其真
疏
武丁殷主名也号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
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岩板築之

所也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
一星在箕尾星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

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
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

偶日子之季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疏
葵當為葵字之
誤猶人間世篇

中南郭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
偶又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

彩之壯既異凡人是故子
曰吾聞道矣
聞道則任其自

莫問其何以故致此也
疏
谷云蓬道故得全生是
以及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綦曰道可得學耶疏

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疏惡惡可言

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慕見有容夫上梁

人之才疏上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

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吾欲以教之庶

易 謂勤修輒告 卒尔心

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焉

矣吾猶守而告之疏庶慕也允近也果决也夫上士尊

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道决成聖人若其不

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

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况在初學無容懈怠假

令只說身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遺也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

靜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已外天下矣吾

萬境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疏天下萬境

易忘遺身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已外物

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疏隨體離形坐忘

遺遺漸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

見祀而作斯

朝徹者也 疏 朝且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

照豁然如 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 然夫至道然妙絕言

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見獨而後

能無古今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 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

無疏古今會也夫收有古今之異法有生之殊者此

法亦不丟不來無死無生者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

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其為物無不將也

嬰徐於管及巢有

故無不迎也任其自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濶濟

生滅是以迎無窮之無不毀也任其自毀 無不成也任

自成故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其名為櫻寧 夫與物

始不寧也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物繁而獨不繁則敗矣故繁而任之則莫

立者不曲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 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六約教後三擾理並是日聞諸副墨之子疏 諸之也副

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副墨也墨

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休者吾與之友矣疏子

四人未詳所提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叙莫逆於虛玄迹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其次故以生爲首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亡生乃異源乎一休能遠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攸慮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疏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須玄

理故莫逆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既病須於心也

而行不乖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疏偉於方外也

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爲拘牽之疾以低而言無

句俱對及徐君侯及徐晉飛徐又徒顧友郭叔維友曰義云自教整也措大靈頂也

非命也子輿達曲僂發脊上有五管頤隱於臍肩高於

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診疏既其俯而不仰

故臧腑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臍則肩高於頂而

咽頂也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

遭斯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爲疏死生猶爲一休疾患豈

疾篤而心神閑逸跡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跡躡曳疾則言曳

即見已自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拘等

豈偏於我獨此拘牽欲顯明物理故密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曰亡予何惡

非命也子輿達 曲僂發脊上有五管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診 故臧腑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臍則肩高於頂而咽頂也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 其心間而無事 不以爲 疏 死生猶爲一休疾患豈疾篤 而心神閑逸 跡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者 跡躡曳疾則言曳 即見已自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拘等 豈偏於我獨此拘牽欲顯明物理故密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疏 淡水素交契心方外 曰亡予何惡

口義曰假使也此一段最
奇只漫假二字使自奇特
言假使造物勸之以予之
身化而為他物豈不特因
而相之此即須造化而元
好惡之意樂軒嘗其甚乎
二十二節只是自然語字
三注大全陸方壺云為輪
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
又李哀一云以無為首以
生為脊以死為尾神則輪
之者也故以尾為輪以神
為馬乎因而乘之

疏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取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

之豈更駕焉哉浸漸也夫然化合變則無疏假令陰陽

化我左右兩臂為鷄為彈彈則求於鴉鳥鷄則夜候天

敗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清而變化乘輪

排亦於何而不通若也且夫得者取也當所遇之

得失者須也取不動停須往安取而處復哀樂不能

入也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得取應生也勃然

須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此古之所謂解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

疏處須忘取乘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懸解若夫當生

結縛虛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為外物

之也且夫物不勝天又奚五豆何惡焉天不能無晝

死生而疏玄夫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

惡之哉疏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且我復何

人獨生憎惡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訖俄頃之間子子

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續故繞而妻子哭也

利往問之曰化遊無祖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

掛指本作輶音祖案祖續
也鄭氏注問礼老工証不
能解是也

此古之所謂解解也而不能自

十九

亦宜無為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
祖之也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視族令避傍边正
欲變化不欲驚祖也倚其尸與之謂曰俾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鼠所向云委棄
表而已王之取微

萬至賤臂亦作
腸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鼠臂乎疏又復也
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欲彼大造弘普無私偶亦
為人忽然造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
藏為鼠之肝或化四肢為鼠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遠不
能遠陰陽之變而疏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相之
距晝夜之節者也辭也夫孝子侍親尚駟馳唯命况

厚本作揖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揖也

陰陽造化何啻一親乎故知遠親之彼迎吾死而我不
救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厚本作揖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揖也

聽我則得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
聽之心適足揖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揖

非死之罪也彼謂死早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恐其死而不聽
疏從則是我拒陰陽逆於變化斯乃咎在我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疏此重引前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必為鑄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
為人耳也亦猶金

佚

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哉哉生非故為取自生耳務而有之疏祥善也犯遇也鎮鄒古之良劍名也昔不亦妄乎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鎮鄒因名

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鎮鄒夫洪鈔太冶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鈔中之金勿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亦猶自然太冶彫刻衆形卑獸魚鳥種種皆作偶象為人遂即飲愛鄭重啓請願更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不疏夫用一儀造化一為鈔冶陶鑄群物鑄鍛蒼生可也疏薄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成然寐適然覺寤寐自若不以疏成然是不可也

曰義云相與一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與以非相與而為也

貞邁然是驚喜之自寐寤也以譬於死也覺是悟也以况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矣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遙此物結子子桑伯子子琴張三人相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休天地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裡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者至矣若乃役其心志以鹹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管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休者無愛為於疏此三人並方外之士真於變化一於死生其間也疏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學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脈百体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疎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

口義云極挑踊之意
無極無止也

穿一信窮

口義云自然冲道無有
自

而相與周旋於無為為猶轉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亦許亮反

交友者其義亦然耳極無所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鼻上天示清高輕季

極不在遊雲霧表不滯其中故能隨變化而無

實將造物而宛轉者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

所實疏終窆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故能隨變任化俱無

竟疏死生混一故渾化而無實也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乎疏得

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莫然有問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疏莫無也

視寂然無言俄頃之間子來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三人相

而吊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疏曲薄也或編薄織

系曾無感容所謂相忘以庄方外至也曰嗟來棄尸乎嗟來棄尸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

疏嗟來歌聲也棄尸乎以下相和之辭也猗相和聲也

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

還空寂便是飯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縻子貢趨而

未還棄梓欲齊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礼乎疏方內之礼貴在節文隣里

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礼有喪春猶不相呪臨朋友

乎子貢恠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乎知礼意夫知礼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守稱情而直往者也君乃矜乎名聲牽

子貢云有言足後行也

平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
 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况真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
 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履跡未契妙本如是
 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
 為方外所識故其且矣
 子貢及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余
 之彼何人者耶疏
 命名也子貢使遠具告居父云彼
 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
 儀而忘外形體混同生死臨喪歌樂
 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名之
 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在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
 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
 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外者也故聖人常
 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強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

枕石櫟

拒信坦

俯仰萬物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
 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夫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
 絕之所宗以叙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
 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
 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迹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
 固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三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跡所拘故遊
 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余世太儒行裁非之義服
 節文之禮鑿意哀樂之中遊心
 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
 吊之在則陋矣
 夫吊者方內之近事也
 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云儒理隔內
 外道殊勝劣
 而論不相及速用區中之俗禮吊方
 外之高人為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

并然同林

六尺之冠四尺之履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

為人賦萬物之混同 遊乎一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疣之自

附此氣之賦 以死為决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躰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

所情之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

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决贅癰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死跡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躰假因

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 而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体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

假於異物便是圖竟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同躰

魏本或作洞目蓋音語徐

口義云不知端倪謂不見其初也

共成一身是知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疏既知

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形體

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 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

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 隨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

端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

拱默而巳所謂塵垢 疏芒然無知之貞也彷彿逍遙皆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自得逍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 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

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

口義云憤然自昏之貞觀音憤不也

王內及說文蒼頡篇通音也

右說及不也

義云畸者獨也言獨異
之人也
在南云畸人居宜反司馬
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關
於禮教也本其宜反奇
異也

下莫不然也至人
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結紉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
相忘道術內充備愛斯絕豈與夫

何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伴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者
獨能遊外以冥內任

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伴於天者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

因也夫不修仁義不耦於物而
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

君子
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乖道背德為小人也
是以

矣
疏行斃薨之仁用踧踖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

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耦於俗乃
曰畸人實天人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

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滅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疏
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夫無

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
其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戚聲不哀慟二者既無

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其名者乎回墮收之
魯國觀其禮而疏蓋者發語之辭

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戚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迹
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

見孫才遂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

緩者碎也其裳剪以喻我
付胸也何標表之義也

戶義云善常也

內外之宜者動而以疏進過也夫孟孫氏身哀樂之本
 天行非知之匹也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
 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唯簡之而不得
 外之且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邪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敗
 若春秋冬夏四敗行耳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夫已

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
 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

躡躡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
 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
 樂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安者也
 若化為物不遠
 懷也

先生也後死也若頌也既於死生故
 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

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况
 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從不知止而勿為也
 且

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
 焉知未生

之收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
 疏方今正化為入安
 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知過去未化之事

乎正在生且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俱當
 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安為欣也
 吾特

與汝其莫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
 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

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
 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疏

夢是昏睡之收覺是了知之目仲尼顏子猶拘名
 教為昏於太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

有駭形而無損心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
 疏彼之孟孫
 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冥於變化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
 變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死

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者
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
日無情死情實也

且宅並如字云且其
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
相悅上冊未及下階察
及云敬禮之尺崔本作朝
室報也

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

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新耳其情疏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

不以為死疏且日新取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累

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往而有逆也

故人哭亦哭正孟孫冥同生死獨吾覺悟應於內外

自是其所宜也疏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

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

無逆故人哭亦哭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

無憂故哭而不哀疏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塵所不吾也故亦同外內殊貫

也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憂

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斯吾故吾何飲何

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則焉知今者之非

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疏勵至也且為

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求而足惜也道適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

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

今之所論者鳥者為是覺中而辨為是夢中而說乎夫

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

未可造適不及笑獸笑不及排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

謂也夫礼哭必哀獸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疏造

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疏至

也獸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

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

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式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

同耳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軌吾而與化俱去也

○意而子曰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敬授資濟之術幸請

陳說耳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身服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許由曰而奚來為軼疏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口義云為助語也軼亦助也奚來為何以來

口義云點汝則點點汝也指言汝被他教壞了

而汝也奚何也軼語助也堯將教述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夫堯既已點汝以

仁義而點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刑教自駢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點割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任適

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疏我雖遭此駢殘吾願遊道之藩傍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平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平青黃黼黻之觀疏

口義云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與且願至於藩籬

本作眇盲者有眼睛而

朕毛句目重字又幾幾謂
此謂之朕

曰表云無性古之義者也
擬察古之尊者也言汝能
有進而化我使汝者不知
其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
言而性在無專接之間
故曰皆在無專接之間
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
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
故曰息我！先生耶

不見物瞽者眼無睛眈無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
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
彩青黃亦不愛好須自顏色聲意而遭堯瞽
窮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義提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

在鈇鑪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
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疏無莊古之義人為聞道
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耳疏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
羞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守唯故不躬其力也
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鈇鑪
也鑄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
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鈇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
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庸能
自然造物和鈇冶之間斯是有修學治殿之義也庸能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創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耶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

亦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

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疏遭仁義是非殘傷情

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創息黜令我改過日新乘可成

之道隨夫子以請益耶乃欲弃而不教恐非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疏道深玄絕於

言象不可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殷吾師

曰義云吾師乎以下數句
方見說出乃篇名大宗師
字小為義不為仁言無為
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忘
故不得以他名之

亦無為愛於其間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
也安所寄其仁義疏知為汝畧言其畧即吾師是也整

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
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
短服仁義耶此畧為意而說息黜補削之方也 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 疏 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
非巧也 疏 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
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
載而以道為源衆形彫刻咸資造化因稟自然故巧名
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 此所遊已 游於不為而
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師於無師也 疏
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 以損
此則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仲尼曰何謂
益 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 仲尼曰何謂
也 疏 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口義云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妙

也疏 既言益矣 曰回忘仁義矣疏 忘兼愛之仁遺裁非

謂 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 義者成物之功 愛之

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 疏 仁義已忘於

尚淺所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疏 他日猶異日也空解且

以猶未 新收更復見所言進益

列在 曰何謂也疏 所言益者無 曰回忘礼矣疏 礼者

之首樂者滯蕩之具 曰可矣猶未矣 礼者形体之用 糸

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疏 虛心漸可猶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所以具也 未至極也 謂也疏 並不異 曰回坐忘矣疏 忘畢忘之義具列在下文

口義云坐忘之說乃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

隨許規文徐待果及

曰義云離形隨股體也去
習熟聰明也大通即大道
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春
作聖春即通也坐忘二字
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

仲尼就然曰何謂坐忘

子六及惟云變色也

何顏回曰齋肢體黜聰明

之用本於心盪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
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

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之忘
其所以述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

天地然後曠然與變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力
化為形體而無不通也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則離

於於形體一虛假此解隨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
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

之益謂之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常物不同則未嘗不
坐忘也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

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
所適故無常也非好惡冥於變化故

口義云此段只言有達
有合操出這般說話也

不執滯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疏果決也而汝
守常也定見大賢丘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

之是丘所願焉退已以進顏回者也○子與與子乘
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乘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
之天理而自余取非相為而後往者也疏兩經二

為霖殆近也子乘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
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也

至子乘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起舉其詩焉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乘
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開父母為是人天此

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卒余設詠也子與入曰

口義云若歌若哭者力窮
而其聲若言無力聲不出
謂至其以所謂情溢而其
詞是是也歌得不成頭緒
故曰趨舉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方去是嫌其有情所以疏三於死生心於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趨出遠理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斂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

私豈獨貧我無為之者也思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

莊子內篇大宗師卷第六

